

前三百

越
峯

徽

先
傳

錄藁志



百越先賢志

歐大任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百越先賢志及其他二種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百越先賢志自序

粵越一也。禹貢周職方。揚州外境五嶺至于海。盡越之南裔。始禹周行。天下還越。會計諸侯。少康封庶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無餘後二十餘世。至允常子句踐。竟滅吳。稱王。徙都瑯琊。雄方國矣。句踐六世。至王無疆。伐楚。楚熊商敗之。無疆去瑯琊。止東武。越遂散。諸子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臣服於楚。謂之百越。蓋揚州分野。會稽以南。星紀鶉尾。實負南海。嬴秦滅楚。王翦略取揚越。漸爲三郡。曰南海。曰桂林。曰象尉。陀子孫歸漢。合浦蒼梧鬱林交趾九真兼儋耳珠厓郡而九矣。今自南越北屆姑胥。盡會稽之境。故夫越也。東自無諸都東治至漳泉。故閩越也。東海王搖都于永嘉。故甌越也。譯吁宋舊壤湘灘而南。故西越也。牂牁西下邕容綏建。故駱越也。漢人謂越近海。多犀角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豈但然乎。陽德之盛。鍾爲人文。衣冠禮樂之不於唐虞聲教暨南。交始邪。余聞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夫句踐在春秋書於越。入吳夷之也。其時越之人。蓋有爲苦身戮力。深謀祕計。以報羈棲之恥。號令中國而尊周室者。卽秦漢以來。騶氏之爲無諸爲搖。趙氏之爲陀爲光。越人左右毗贊之者不少。至劉氏東西二京。功業文章之臣。出于越之南北七八千里。薄海至交州益多矣。於是綜史牒。摭遺佚。自周迄漢百二十人。荒渺遼邈。大賢小賢。故備錄焉。章武黃初。下逮唐宋。別爲紀載。不揣漏略。此則志百越先賢云。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長至日嶺南歐大任序。

百越先賢志凡例

一兩漢輿地志吳越之境皆會稽郡別爲丹陽豫章故會稽之越夏禹苗裔也星散之後爲王爲君長濱於江南海上百越之所繇名因其君長所居地實遠至南海桂林漢以後州郡分隸名以代殊今志人物原本百越按其實也廬鳳淮揚在漢爲東海臨淮二郡雖漢志盡屬吳分不得強同

一會稽秦置郡也地最廣斥漢分爲吳郡然地卽太伯吳國南方精華之學蓋有孔門之教焉今志所載漢之會稽漢之南海人士居多諸郡什一廣陵固有邵平徐璆淮陰固有韓信枚乘舒六固有英布文翁沛上固有蕭曹諸人非可因吳分而並存卽子游季札亦不錄也一志內人物如隱逸方外俱依世代並與功業文章之士皆曰先賢孔門且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爲可師故稱先賢非故襲襄陽耆舊荆楚陳留先賢而爲斯編也

一百越人物年歷久遠前代記載詳略不同今小善必錄不泯其名大賢功行卽馬班紀載或刪繁一二固所不免志專於詳載故不加論贊

百越先賢志卷一

明 順德歐大任楨伯撰

歐冶子

歐冶子越人。與吳人干將同師。俱能爲劍。越王允常使造五劍。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托霧。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楚王召風胡子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寡人願齋邦之重寶。因吳王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之吳。見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作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風胡子奏之。楚王見而大悅。問曰。此三劍何物可象。其名爲何。風胡子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鈇。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鈇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柢。文若流水不絕。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三年不解。楚王引泰阿登城。麾之三軍。破敗。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曰。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黃帝之時。以玉爲兵。各有使然。當此之時。鐵兵神也。大王有聖德。楚王曰。楚人聞命矣。據吳越春秋越絕書參修。

疇無餘謳陽

疇無餘。謳陽。越二大夫也。越伐吳。爲二隧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

見姑蔑之旅曰。吾父之旅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兵至。王子地守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遂入吳。吳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其人告敗。惡其聞也。斬七人於幕下。據左傳史記參修。

大夫種

文種。字子禽。官大夫。吳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令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種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譬如簞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不亦晚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與宦士三百人。卑事夫差。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夫差用大宰嚭之言。赦越。勾踐反國。苦身焦思。坐臥飲食嘗膽也。問於種曰。伐吳何能有功乎。種曰。伐吳有九術。尊天地。事鬼神。一重財幣以遺其君。二貴糴粟。臺以空其邦。三遣之美好。以勞其志。四遣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榭。以盡其財。疲其力。五遣其諛臣。使之易伐。六彊其諫臣。使之自殺。七邦家富而備器。八堅厲甲兵。以承其弊。九勾踐曰。善。種行貨粟。以卜其事。子胥諫不聽。再修下吏之獻。夫差受殿材而起姑胥之臺。樂美女而納西施。鄭旦。嚭復讒子胥。夫差大怒曰。伍員託子鮑氏。果欺寡人。反明矣。使人賜屬鏤劍以死。因任嚭政。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吳。擒夫差。而戮嚭與其妻子。國據

語。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參修。

計倪

計倪者先葵邱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越王勾踐既反國欲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計倪曰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貧分之毀齊桓得之而霸故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越王曰反國五年豈不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冀聞報復之謀計倪曰興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不可以戰越王曰孤聞先生明於治歲欲聞其術以爲教常計倪曰省賦斂勸農桑因熟積以備四方毋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臣聞王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爲之豫備湯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九年水而民不流越王曰善大夫扶同苦成嘗與孤議於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先生言獨與孤比請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越王又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

據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

范蠡

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其始居楚宛五戶之墟。僞儻負俗。時人盡以爲狂。文種爲宛令。笑曰。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從官屬駕車往。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越王勾踐卽位三年。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無早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早圖之。其事將未可知也。居三年。越王三問謀。吳。三曰。王姑待之。其後四年。越王復問。范蠡曰。可矣。勾踐乃發習衣三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越遂復棲吳於姑蘇之山。范蠡爲書辭。越王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徒屬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齊人聞其賢。以爲相。間行止於陶。稱陶朱公。後莫知其所終。越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而朝禮之。表會稽山三百里以爲奉邑。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據國語。史記。越絕書。會稽典錄參修。

薛燭

薛燭。越王客也。善相劍。王示之豪曹。燭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示之巨闕。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雜。今巨闕已雜矣。非寶劍也。王取純鈎示之。燭瞿然望之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色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也。客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

其可與乎。燭曰不可。夫魚腸湛盧盤郢，皆在吳矣。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可與。鄉三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王曰善。據吳越春秋·越絕書·古劍錄參修。

陳音 秦伊附

陳音，楚人也。范蠡進於越王，爲越射卒。越王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樸實，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鳥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於是黃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射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琴氏。當是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三侯傳至靈王，桃弓棘矢，以備隣國。臣先人受之於楚五世矣。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踈，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烟，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越王曰：「善。願悉教吾國人。」音教射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音死，越王傷之，葬國西五里射浦。曰：「陳音山。」越王又有客秦伊，善灼龜，戰必得龜食，乃陣民山西大冢，爲秦伊山。善灼龜者冢也。據越絕書·吳越春秋參修。

諸稽郢

扶同苦成畢如舌庸暗進附

諸稽郢，越大夫也。吳王夫差起師伐越，以報檣李。越王勾踐逆之江，吳大敗之於夫椒。越命諸稽郢行成。

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越得罪於君王。親舉玉趾。以心孤勾踐。而宥赦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匍匐率二王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越。固貢獻之邑也。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咳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君王豈厚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君王既封殖越國。名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之無成勞也。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君王秉利度義焉。吳王許之。將盟越。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於是越王以甲楯五千。保棲會稽之上。謂諸大夫曰。何以教寡人。大夫扶同曰。昔湯繫於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困於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在人。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不以窮自傷。文不以困爲病。大夫苦成曰。天有歷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今世猶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夫臯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爲用。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大夫舌庸曰。大夫文種。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誠委國於種。則千綱萬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諸稽郢再拜曰。君苦身焦思。臥蓼嘗

膽拊循士民。與百姓同其勞。宗廟社稷之主。是在君矣。越王曰。寡人爲吳窮虜。有諸大夫以保社稷。寡人何憂焉。居七年。吳方會諸侯於黃池。越發兵伐吳。大敗之於缺。又郊敗之。三戰三北。遂入吳。圍王宮。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意者今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越既平吳。以兵渡淮。與齊晉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賜胙。命爲霸。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據國語。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參修。

高固

高固。越人也。世在越。稱齊高傒之族。楚熊商滅越而臣服之。是爲楚威王。固歸楚爲威王相。時魯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傳威王以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由固進之。楚以故文教日興。五羊銜穀萃於楚庭。後南海繪諸郡廳稱五羊城自固始。據史記。裴淵廣州記。黃恭交廣記參修。

史祿

史祿其先越人。贅壻咸陽。祿仕秦以史監郡。時始皇帝伐百越。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遣祿轉餉。鑿渠而通糧道。祿乃自陽山道水源以湘水北流入于楚。灕江爲牂牁下流。南入于海。轉餉爲勞。乃量爲磯以激水於沙磧中。疊石作鐮。派湘之流而注之。灕激行六十里。置陡門三十有六。舟入一陡。則開一陡。使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通舟楫。又利灌田。號爲靈渠。於是殺西甌君譯吁。宋越人皆入叢

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夜攻殺睢秦乃發適戍以備之祿留揭嶺長子孫揭陽令定其後也。

據史記·漢書·水經注

·黃恭交廣
記參修·

梅鎬合傳胡害搖毋餘附

梅鎬越人其先越王子孫也。避楚在丹陽皐鄉更姓梅居梅里。周末散居沅湘秦併六國越後稱王者陰零陵往南海鎬從之至臺嶺家焉乃築城濱水上奉王居之謂之梅將軍城姓其臺嶺曰梅嶺秦之亂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民心號番君江中羣盜數千人皆歸之百越已皆畔秦推雄傑爲長遂長鎬下令舉兵戶出壯士一人領以戶將使合傳胡害將之戰則編爲什伍領以隊將使搖毋餘將之統其衆歸芮留其將庾勝兄弟守臺嶺行見芮勸從沛公伐秦芮遣鎬將百越兵應諸侯至南陽遇沛公與攻析郢降之胡害毋餘二人者皆爲沛公都尉從破秦及楚漢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而鎬爲芮將功最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食臺以南諸邑謂之臺侯項籍死高帝以鎬有功從入武關二都尉又皆擊項籍有功比臺侯胡害封貫侯毋餘海陽侯。

據史記·漢書·越絕書參修·

公師隅

公師隅者粵人也越王無疆爲楚所敗其子孫遜處江南海上周赧王時有自立爲王者隅以無疆初避楚居東武有恠山浮來鎮壓其地因名東武山乃往相度南海將依山築南武城以擬之而越王不果遷時三晉惟魏最強越王與魏通好使隅復往南海求犀角象齒以修獻久在嶠外乃得諸琛併吳江樓船

會稽竹箭獻之魏。魏王乃起師送越王往荆。棲之沅湘。於是南武疆土爲越貢奉邑。稱雄交廣矣。據竹書紀年。黃森

交廣記。盛宏之
荊州記參修。

張買

張買。粵人也。父戊以越騎將軍與華無害從高帝起留。入漢定三秦有功。未及封而死。買少善射。知書。拜中大夫。孝惠帝時。侍游苑池。鼓權能爲越謳。時切規諷。不自言父戰勳。高后稱制。丞相審食其乃言買父戊從軍時勞動。與終陵侯華無害同。而身死。子未有食邑。於是封買爲南宮侯。傳其子生。遂家長安。建元初。有罪奪爵。光和中。粵民祠買。祠曰秉正云。據漢書年表。廣
州舊志參修。

鄭嚴田甲

鄭嚴田甲。武帝伐南越。二人首以越人歸漢。帝令越人善射馳馬者爲越騎。使二人將之。並封歸義侯。號其衆爲越侯兵。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羣鬪。占者謂南方兵兆。會呂嘉作亂。遂命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嚴善將兵。而甲苛急。衆未得前。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已平南越。開九郡。當是時。東越亦反。詔嚴與甲卽以越侯兵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平。二人不加封。以前逗遛故。先是韓安國坐法抵罪。田甲獄吏也。奉使至蒙讞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據史記。漢書。顏師
古五行志注。荀悅漢

紀參修

何遣

何遣，越人歸漢者也。爲馳義侯。元鼎五年秋，伐呂嘉時，受詔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下牂牁江，會番禺，因犍爲發南夷兵，爲且蘭夷會隔滇道，故兵未下，南粵已平。帝便令遣征西南夷，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誅且蘭，平之，開置五郡，亦以前稽不封。據史記·漢書參修。

畢取

史定居翁黃同轅終古多軍韓說劉福附

畢取，粵人。南粵建德時爲郎，相呂嘉以建德反，漢令江淮以南十萬師討之。樓船將軍楊僕師至番禺，東南伏波將軍路博德師居城西北，取將粵兵出戰，會募樓船力攻燒敵。伏波縱令相招，於是取以軍降，封爲牂侯，食五百一十戶。同時降者，揚陽史定爲安道侯，粵桂林監居翁諭下甌駱四十餘萬爲湘城侯。又元封初，漢師入東粵，故甌駱左將黃同斬西于王爲下鄜侯，軍卒轅終古斬枸北將軍爲菑兒侯。東粵將多軍爲無錫侯，橫海將軍韓說爲案道侯，橫海校尉劉福爲繚嫫侯，皆粵人。據史記·漢書參修。

都稽

都稽，粵郎也。元封六年冬，伏波樓船二將軍討南越，縱火燒城。伏波爲營以待降者，樓船力攻反毆而入。伏波營遲旦，城中皆降。呂嘉建德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稽。知嘉必東走高昌，得之爲臨蔡侯。伏波校司馬蘇宏得建德，封海常侯。云。據史記·漢書參修。

嚴助

嚴助，會稽人。嚴忌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擇助爲中大夫。是時征伐西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公孫宏起徒步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敍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閩越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大尉田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不足煩中國救也。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掇，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何？但越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大尉不足與計，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距不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粵復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兩將軍大發兵，誅閩越。淮南王安書請止兵，而漢兵已出踰嶺，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令助諭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令諭淮南王告越事。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欲守會稽，上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助皇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及淮南王反，與助相連，廷尉張湯論誅之，竟棄市。」

據史記漢書參修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會稽吳人也。家貧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不能留。卽聽去。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後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東越王居保泉山。吏徙處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送迎。車馬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一月。妻自經死。買臣於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粵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坐法免。復爲丞相長史。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張湯尙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迨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嘗欲死之。遂發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據漢書。宋會稽志參修。